

■ 心香

湖山忘不了

■ 郑绩

今年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20周年。那天我正好住在温州苍南的海边。房间的落地窗外是无尽蓝，碧蓝的天，湛蓝的海，以及黛蓝的山。为了清晨那一刻的辉煌灿烂，晚上特意开着窗帘。一大早，金光万道炸开漫天云雾，唤醒了沉睡的人。马上想起巴金的名篇《海上日出》。

“你是光，你是热，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。”曹禺对巴金的这句赞誉刻在了碑上，连着巴金的手模，一起安置在杭州北山路94—95号的江南文学会馆内。从曲院风荷北大门出来，对面有一块大石，上面镌刻着巴老手书“江南文学会馆”，自石后拾阶而上，便是94号的穗庐（或鲍庐），以及95号的汪曼锋旧宅。巴金亭便在95号洋房后花园内，方形石亭与江南款制大异其趣，其上的歇山顶倒颇有岭南风味，或因前主人汪曼锋出生于岭南钦州。汪曼锋曾就读于浙江求是书院，组建励志学社，首任杭县县长，保护西冷印社，编辑《杭州白话报》，与马叙伦、陈叔通都是知交好友。江南文学会馆选址此处，自因有文脉相承。

巴金是四川人，祖籍却在浙江的嘉兴。1923年，巴金与三哥出川入沪求学，抽空至嘉兴李家祠堂祭拜，却见破败烂漏，急写信回蓉，由四川李家出资修葺。自此，巴金与浙

江，尤其是西湖的勾连再难割舍。《巴金全集》26卷，随手翻开，处处可见他与友人在西湖边的影迹行踪。年近百岁，晚辈前去看望，他犹记挂着欲待身体好一些便再去西湖看看。

西湖边有美景，更要紧的是有故人。上世纪30年代，他与萧珊曾连续七年来杭州小住闲游。断桥边，苏堤畔，十里琅玕，倒影双双，萧珊去世后，巴金对萧珊的怀念常常以西湖山水为背景，思人念景，见景怀人。

除了爱妻，还有挚友。巴金与好友们的相约，常常定在西湖边。1937年初，卞之琳得到了一大笔稿费，遂到江浙、上海访友。那年春天，巴金与还叫芦焚的师陀、靳以、黄源和许粤华一起去杭州游玩，大家都回去了，唯芦焚留在孤山俞楼赶稿。卞之琳不久便追访而至，住在西湖西北岸的陶社，两人甚是相得，某天阅《大公报》，看到萧乾写的游记《雁荡行》，一时兴起，决定往雁荡山行旅。身在上海的巴金得知，即兴赶往西湖送行。三人把臂相游数日，临别前一晚，三个好朋友在天香楼聚餐，巴金忽然想起曾在日本报纸上见过的好友十年之约，芦焚笑应，十年后再约天香楼，菜单也有了，“鱼头豆腐、龙井虾仁、东坡肉、西湖醋鱼……”

某晚我与同行聚餐，长沙学友有疑，问西湖醋鱼是怎么来的。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历代流传而来，由文人笔端反复提及而来，经文化这只红酥手再三传递而来。天香

楼始终是杭州名店，店名取自宋之问《灵隐寺》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”老杭州有谚：“要划船，西湖六码头；要吃菜，杭州天香楼。”天香楼犹在，巴金写给外孙女端端的菜名也仍然还在，是否当年滋味，却不免物转天流。

十年后，日本宣布投降，中国继续大乱。吴朗西与巴金理念不同，离开了文化生活社，只余巴金一人苦苦支撑；师陀为了生活，兼了三处职务，又要赶回老家为母侍疾；卞之琳在天津南开，对张充和求而不得，索性去牛津访学，三人都未应约再聚天香楼。然而巴金和卞之琳都记得，他们的通信里不但各表遗憾，还就约定的具体日子小小讨论了一番。

还有那些回不来的旧友。“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，陆蠡、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。我们都践了诺言，陆蠡最先交出译稿，我的译文出版最迟。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。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。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”在蜿蜒的湖山小径中，巴金与一个又一个的好友，永远地失散，永远地记得，永远地怀恋。

巴金总爱与人约在西湖相见，晚年他与曹禺分居南北，也不止一次约着同在杭州湖

边相见，然而老之将至，便是万事不便，终究未能成行。曹禺为巴金写下的句子，永远留在西湖边，这亦是另一种相伴。

不过杭州总还有来了就能见的老友。黄源只比巴金小一岁，先是住在葛岭的山上，年纪大了只得常住医院。晚年巴金来杭州，老兄弟常常在汪庄见面，并坐无言。岁月无情，黄源常说，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，只余这两个了。他们留下照片，神情严肃，垂垂老矣，一个坐在沙发上，一个坐在轮椅上，四手紧握，他们在共同缅怀一个人。

还有巴金怀念的方令孺大姐，她是名门望族的九姑，新月派的诗人，青岛大学酒八仙里的何仙姑，梁实秋认定的闻一多心仪之人，她还是1956年新加入的共产党人，1958年开始的浙江省文联主席，巴金多年的好友。她在灵隐白乐桥3号的旧居，现在是文联的创作中心，当年是往来无白丁的作家聚会沙龙。上世纪60年代，巴金与萧珊无心悠游，去杭州只是为了看望方令孺，喝两杯清茶，一起走走，看看盖叫天的生扩，借此暖一暖人心。方令孺总是去城站接巴金夫妻，过几天，又在城站的月站上与他们挥别。

杭州便是这样一座淡淡的城，西湖也是这样一面淡淡的水，湖畔青山更是淡淡的重叠，历史远去，亦是淡淡的往复。几多曲折坎坷，岂知离绪万般。见山见水见巴金，杭州与巴金的缘分，是说不尽的悲喜离愁。

■ 诗味

秋雨问月亮

■ 竺泉

走过酷热的夏季
秋风思秋雨
西湖迎来了秋的凉爽
雨水飘落湖面上
西子樱桃小嘴微笑上扬
泛起涟漪荡漾
风送雨儿荷叶上
荷叶撑起圆圆的伞模样

就像孩儿依偎母亲旁
秋雨问候情侣俩
小伙送伞给心爱的姑娘
自己淋雨享清凉
雨过梧桐滴答响
树上秋叶摇曳晃
秋风秋雨送秋爽
西湖秋雨问月亮
哪几秋思量
满城柱雨是故乡

黄 昏

■ 钱新余

黄昏，那是夕阳送给黑夜的微笑。
是蝙蝠翅膀编织出的诗意，是老牛田间拖来的小憩，
是孩童放学捎回家的书页。
黄昏拥着暮色的苍苍，笼罩住大地的静好。
黄昏，未消余温留安宁。
黄昏，闪烁星辰亮灯迎。
黄昏，蕴含着美丽，深邃得神秘。
黄昏，为时虽短暂，星辰却悠远。
黄昏，夜色变朦胧，星空深无比。
仰望，天道有常，俯视，人生有规。一切

的一，一的一切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人似花木，历经绽芽，繁茂，花开，花败。
人若日月，经历初升，中天，斜晖，落下。
天有黄昏，人有暮年。
从小到大，从强至衰，自然而然，一江春水。
黄昏，带着归家的情怀，黄昏，是人生历练的小歌。
我爱黄昏，我惜黄昏，我叹黄昏。
终于理解了爱晚情，终于细品出迟美味。我坦然，欣然……
的确，人们总是盼望着未来，企望着美好。岂不知那星光灿灿之后，一个灿烂的黎明紧跟而来！



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入围作品

《同尘》 宋帅

书生气和书香气

■ 陈昀邦

不知从何时起，“读书人”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像：一边是满腹经纶、通晓古今的“书香青年”，一边是脱离现实、不通人情的“迂腐书生”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：同样与书为伴，为何在公众眼中会有如此大的区别？

“可以有书香气，不要有书生气”——这句充满辩证智慧的话，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当下年轻人与书籍、与世界相处的方式。

走进任何一个当代都市的咖啡馆，你很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：年轻人手捧书本，沉浸阅读。但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他们与书籍的关系已然呈现出三种不同形态：

其一，“表演性阅读”与“实用性阅读”并存。社交媒体上，“今天谈什么”话题下，精美摆拍的书籍封面与精心设计的阅读场景屡见不鲜。但同时，不少人的阅读更倾向于“即学即用”——工具书、成功学、技能类书籍大行其道，阅读的目的性明确。

其二，知识储备丰厚与现实应对笨拙形成反差。许多年轻人对历史典故、文学经典如数家珍，能在网络论坛上引经据典、侃侃而谈，却在职场沟通、人情交往中显得手足无措。

其三，理想世界的构建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同时存在。书籍为年轻人构建了丰富的精神家园，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框架。但当书中的理想图景与现实生活产生落差时，部分人选择了退缩到书本世界，而非勇敢面对现实复杂性。

“书香气”与“书生气”，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却有着本质区别。书香气是内化于心的修养，书生气是流于表面的形式。书香气是知识沉淀后自然散发的气质，它不张扬却自有力量；书生气则往往停留在机械引经据典、刻意展示学识的层面，如同孔乙己坚持穿着那件标志身份却又破旧不堪的长衫。

书香气是知行合一的智慧，书生气是脱离实践的清谈。真正有书香气的人，懂得将书中所得用于生活实践，在现实中检验、修正、提升自己的认知。而书生气则往往表现为知识的囤积者而非运用者，他们可以高谈阔论，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。

书香氤氲之人，因博览群书而更知世界之大、真理无穷，能以谦卑之心接纳不同。而书生气重者，容易因为读了几本书就筑起认知的高墙，以书本为标准评判一切，失去了对复杂现实的理解和包容。

明白了区别，更关键的是找到从“书生气”走向“书香气”的路径。这不仅是个人的修养的提升，更是一种生存智慧的锤炼。

其一，既要“读万卷书”，也要“行万里路”。让读书与行路相互印证、彼此激发。陆游说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只有在实践中检验过的知识，才能真正融入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滋养灵魂的书香气。

其二，既要“仰望星空”，也要“脚踏实地”。书籍让我们看见崇高的思想、理想的社会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必须学会在现实的土地上耕耘，理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在人间烟火中感受生活的温度。

其三，既要“融会贯通”，也要“守正创新”。真正的书香气，不是对书本知识的照单全收，而是在广博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、融会贯通。它要求我们尊重知识而不迷信书本，继承传统而又勇于创新，让知识在时代土壤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书香气的最高境界，或许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言：“越是聪明人，越要懂得下笨功夫。”这种“笨功夫”，不仅是钻研书本的执着，更是深入生活的勇气。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不缺知识，缺的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能力；我们不缺读书人，缺的是既能有书香气、又能接地气的实践者。

天凉好个秋

■ 张炎琴

站在办公室窗前看到楼下栾树的小灯笼已一一掉落了，洒落一地金黄，被风卷着走，一个个小球打着滚儿跳跃着，像谁不小心撒了把碎黄。忽然想起前几天母亲打电话，说院里的柿子红了。

周末一早便往老家赶。路边的田野已是五彩颜色，稻田是金色的海洋，深黄的玉米压弯了秆，路边黄的、白的秋菊开得正艳，菊的清香飘荡在空中。

刚拐进母亲家的胡同，老远就看到母亲小小的身影，女儿看到外婆的身影开心地伸出手，朝着外婆大喊：“外婆，我们回来啦！”母亲看到我们，便开心地向我们招手。父亲说：“你们今早要回来，你母亲已经站在路口等你们很久了。”我一阵鼻子发酸。院子的桌上已摆满了我们爱吃的水果和零食。母亲说：“我猜你们该到了，风就把你们吹来了呢。现在天气凉了，坐这儿晒晒太阳吧。”

竹匾里晒着柿子，橙红的果子排得整整齐齐，在秋阳下亮得发光。“前天下了场小雨，秋一凉，柿子就甜透了。”母亲说着，拉我到柿树下，树不高，枝丫上还挂着些没摘的柿子。

我搬了梯子帮着摘柿子，秋阳暖烘烘地照在背上，倒不觉得凉。母亲在下面递篮子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你小时候够不着，就等我摘，摘下来就往嘴里塞，涩得你直跺脚，还嘴硬说甜。”我笑着回头，看见母亲的皱纹里都浸着光，她的手有点抖，却稳稳地接着我递下去的柿子。

摘完柿子，母亲和女儿把柿子放到竹匾上晒晒太阳。院里的桂花开了，香里裹着秋的甜，小院花香四溢。母亲说：“等柿子晒成柿饼，你拿回家在冬天煮茶时放两块，喝着甜甜的。”我看着母亲的手，手腕有点肿贴着药膏，但剥下来的柿子皮边缘整整齐齐。我一阵心疼，让母亲给我练手的机会，母亲拗不过我。我虽然剥得不整齐，但母亲却说她比我剥得好！

晚上睡在床上，风从窗口的缝里钻进来，窗帘布轻轻飘动。我隐约听见院里的虫鸣，像在低声轻吟。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秋夜，我趴在母亲的腿上，她给我讲故事……回程的时候，母亲装了一袋子柿饼，还有她晒的桂花干。“柿饼还没晒透，你回去放阳台晾几天，只有晒透了才甜。”母亲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，风吹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我伸手帮她理头发。母亲花白的头发，像干枯的秋草，却带着阳光的温暖。

车开远了，回头看，母亲还站在门口，不停地向我招手。望着母亲，她就像一幅秋天的画。清凉凉的风吹来，罐子里的桂花干飘出甜香，女儿把一块还没晒透的柿饼，塞进了我的口里，一股甜意在嘴里慢慢地散开，带着点这秋阳的暖，风的凉。我瞬间就读懂了辛弃疾那句：“天凉好个秋。”风里是凉的，阳光却是暖的，嘴里吃着烟火气的甜，心里装着牵挂的人。秋虽凉了，可这凉里藏着浓浓爱意的暖，藏着岁月里酿出的甜，让人忍不住说一句：“天凉好个秋啊！”